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二

臨海誠齋金鶚

廟制變通說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共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

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蓋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駁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宜而謂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可乎先王事外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異宮而外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

非禮之事而指爲古制乎

同堂異室之非禮朱子嘗極辨之

考工記謂

世室卽明堂非宗廟也宗廟與明堂迥異

鄭氏謂明堂同制非也詳

明堂考

止有一室竝無五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

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天子當七廟

鄭氏謂天子五廟非

也說詳天子四廟辨

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五室必非宗廟

之制也古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爲室序外爲夾室夾

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

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

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爲數石

室

古者神主藏于石室石室在室中西壁所竝列一方

既恐不能容而更不可以行祭然則同廟異室必非古制明矣張子云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蓋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有功德當宗者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殷有四宗

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宗高宗也然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是湯亦爲宗成湯受命

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謂殷止三宗者非也

周有文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

者也夫旣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代立者亦豈不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爲王則當武丁時并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馬貴與謂當必創十廟非也必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備益多卽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爲之馬氏謂于太祖之左右創造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紊昭穆之世次馬氏萬氏之說知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變通一

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之而萬氏之非後儒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慎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又未辨眾說之非鶚故述張子而詳辨之汪瑟菴師曰此事禮經但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間不可得而知矣以天理人情推之則張子之論近是篇中辨論亦甚明晰閒有滯處輒爲改易如有未洽乞再切磋

###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散逸周官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

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疏云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會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鄭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會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



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棄其命車至皋門外  
陳介天子棄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  
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  
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若庶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  
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  
迎侯伯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  
覲宗遇皆棄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  
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竝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  
見之覲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  
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先行朝禮於

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案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過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齊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主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過皆謂之覲

詳朝覲考

鄭氏乃專以覲

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

禮

詳朝  
覲考

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

聘禮  
覲禮

皆然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既至廟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耶天

子諸侯初各冕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冕服何其繁邪  
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冕服見觀禮而受摯反朝服有是

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  
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官義疏俱謂四  
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  
迎至于廟於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  
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况朝覲大典乎義疏謂  
三享禮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  
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  
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

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  
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西面是覲明臣  
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  
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  
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  
會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  
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會皆棄金路送逆  
此迎賓在饗會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會  
不專在諸侯朝覲列國大夫來聘及  
善老皆有饗會禮故特著之也周官  
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

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

陳氏誤謂六字平列故言朝覲宗遇皆迎

賓柰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會有迎賓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爲優憎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鄭注齊僕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出車送考司儀車逆車送在廟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鄭引以爲證以諸侯相朝例朝覲之禮欲見受享時天子亦迎賓此賈說所由誤也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兩君敵體爲例乎至引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又與此不合此所言送逆

爲饗會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會之禮也。夫賓主者敵體之稱。諸侯于天子豈可言賓主乎？其下文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

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

之間也。

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云：上公大夫五十步，侯伯三十步，子男二十步。

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讀爲臚，陳也。三辭拜辱及

退拜送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

出請事，是所謂旅擯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

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

數。

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

而諸侯之卿大夫聘于天

子者亦空然矣故知大行人所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

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介與賓主之間也執公

桓圭以下及擯百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間言之諸侯于外國

之臣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

而亦云賓主之間若干步然則諸侯朝覲所言賓主步

數必非天子出迎與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

天子既不可自迎亦不可使人攝諸侯至遠郊天子使

使大行人逆勞至國門當使冢宰逆勞至近郊

賓于四門是也此在外可攝既至大門外各陳擯介若

使冢宰攝迎有嫌于王矣故不可也所謂賓主之間特虛擬其位以廟門

爲限耳惟虛擬其位故姑僭賓主言之而不嫌上普下



陵焉觀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考之周官朝覲會同

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擯常朝小行人爲承

擯

上公五擯侯伯四擯疑大行人亦當爲承擯

嗇夫官卑宜爲末擯

本鄭注末

擯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

擯必有承擯其爲交擯可知云告于天子必與天子相

近其交擯在廟門外可知

本賈疏然周官大行人疏又云在大門外蓋從鄭注而誤

也又可知天子不出迎而賓主之間爲虛擬其位也此

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

當車軹擯者五人等句及凡諸侯之卿以下三句蓋通

諸侯相朝聘言之

桓圭等句自專指朝天子言

其上文云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可知通侯國之禮也兩君亦可言朝故亦曰朝位兩君敵體正可言賓主之間此一說也若朝覲後饗會則不交擯觀公會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饗會諸侯亦不交擯也蓋初來朝當交擯以傳命既已朝覲又行燕禮天子禮諸侯有饗會燕此以輕重爲序耳若論先後則先燕次會後饗故覲禮也詳饗禮考相見數矣何復須介紹傳命乎不交擯賓主之間公不得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于大門內以聘禮知之南面旅揖之諸侯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天子不出大門不面而不先拜諸侯不東面而北面稽首不敢當客禮也天子宐答一拜鄭注大祝云一拜答臣下

故知賓主朝位非饗會時必在入覲時也然覲禮棄墨

車偏駕不入王門

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

則大行人所謂公樊纓

九就貳車九乘非覲時禮矣

賈疏謂春夏行三享可棄命車非也

蓋此節

是禘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執

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介九人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

此覲時禮也樊纓九就貳車九乘王禮再祿而酢饗禮

九獻會禮九舉此饗會時禮也

饗會不執命圭冕服亦不得如命數詳饗禮考

禮九牢此致饗餼禮也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此在館在

途禮也說者必以爲一時之事宜乎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素爲裳碎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冢注周官司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鶚竊以爲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蓋表裏欲其相稱故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旣宐一則用布用帛亦宐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

賈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

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下表衣加于

上裏衣在下也

綠衣黃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賈

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皮弁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天子視朝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夫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

見士冠禮疏

以絲衣爲裏而上衣乃用布是以帛裏布矣豈禮也哉然則皮弁服必非布衣矣且衣賈裳賤皮弁服旣以素

爲裳是裳用帛矣裳旣用帛而衣反用布亦爲貴賤倒置非特上下不稱而已也或謂朝服布衣而素裳皮弁服亦宐然不知經典素字之義不一有以白繪言者素積素帶素紕之類是也有以白色言者素鞞素絲及畫績素功之類是也

士冠禮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也以素衣裳

爲皆白繪非是

朝服之素裳當以布爲之其色白故謂之素非

必白繪也襍記朝服十五升蓋通衣裳而言之也朝服素裳不見於經鄭氏特以士冠禮朝服素鞞推而言之夫鞞以韋爲而曰素亦言其色之白耳安見素裳必爲白繪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

禮記卷之十一  
庶見素韠素韠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繪爲之也

庶見素韠素韠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繪爲之也

大祥惟編冠素紕以絲爲之詩所謂素冠是也首服最尊又用帛不多故旣祥服之衣裳不可以冠例也古冠

之用布用帛皆不與衣裳同冕服衣裳用帛而冠用布朝服玄端衣裳用布而冠用帛其義各有取也又

安見朝服之素裳必白繪乎夫然衣用布裳必不可用

帛皮弁裳旣用帛衣必非布無疑也又案祭服最重天

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大夫士衣用布者以助君祭旣服絲衣自祭家廟當降于君之

也皮弁服非特用于視朝聽朔天子皮弁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亦祭

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見學大蠶之祭皮弁

素服又月朔朝享于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于廟中旣

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于時祭

故服皮弁也皮弁旣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冕

用麻別取反始之義與玄酒大羹同其用又考首服有

三等冕爲上弁次之冠爲下冕服皆絲衣冠服皆布衣

弁服在其中故或用絲或用布弁皮弁絲衣冠弁布衣等殺有辨

也也齊弁旣絲衣士冠禮齊弁服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皮弁爲冕之次天子冕

聽朔諸侯皮弁聽朔是尊于爵弁士冠禮再加皮弁三

降冕一等卽皮弁也尊于爵弁加爵弁似爵弁尊于

皮弁不知此在士服則然耳蓋士以爵弁助君祭故特

尊之天子至大夫皆不服爵弁天子惟以素爵弁哭諸

侯而已可知皮豈反不得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衣諸

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縞自



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即素衣也散文縞與

素通詩之素冠即大祥縞冠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

類也鄭注云僭宋王者之後蓋由不知天子之朝服是絲衣故作此解耳夫禮以康子之

朝服縞衣為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此又

一證也

襲衣斂衣考

喪禮襲衣與大小斂衣先儒之說多誤士喪禮言陳襲

衣云齋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鄭注云黑衣裳赤

緣之謂祿所以表袍者也緇帶黑繒之帶賈疏云此祿

衣則玄端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齋弁有玄端無祿

衣此亦陳三服無玄端有祿衣故知此祿衣則玄端也

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變名祿衣也玉藻

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繪之帶據裨者而言也案襍記云

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衽稅與衽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

纁衽也纁衽婦人始嫁服衽卽緣纁卽赤然則襲之祿衣必不

以赤緣可知又中衣以丹朱爲緣乃人君之服亦非士

所宜據淡衣純以青與纁此祿衣連衣裳爲袍之表亦

淡衣之類宜純以青或纁也玄端服無緣祿衣有緣玄

端服殊衣裳祿衣連衣裳是祿衣與玄端迥殊安得謂

祿衣卽玄端乎卽謂此以祿衣擬玄端亦非也襲與大

小斂皆有祭服散衣士襲三稱爵弁皮弁祭服也祿衣  
散衣也子羔之襲稅衣與繭衣裳爲一稱其爲散衣甚  
明玄端亦祭服之類以衣與裳爲一稱不以表裏爲一  
稱非散衣也則祿衣豈所以擬玄端乎士冠禮陳三服  
皆禮服玄端爲士未仕者之服冠者服玄端見君是玄端爲未仕者之上服也  
皮弁爵弁爲既仕者之服人必由學士而爲命士此三  
服不可缺一義無取于散衣故有玄端而無祿衣士襲  
陳三服爵弁皮弁于祭服中舉其尊者祿衣于散衣中  
舉其重者襲止三稱而必具禮服與襲服以示全備之  
義故可無玄端而不可無祿衣

君襲無祿衣以至尊二不敢用襲服衣之也

者大異豈可兩相比例乎士練帶緇碎此生時之帶也  
襲尸與生時異乃鄭注士冠禮緇帶云黑緇帶此注亦  
云黑緇帶與彼不殊賈疏因引練帶緇碎釋之無異于  
生時非也喪大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  
注云此謂襲衣之大帶孔疏大小斂衣數既多有絞大  
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  
於生據此士襲衣之帶有朱綠采飾與生時練帶緇碎  
不同士喪禮言緇帶者蓋緇帶而飾以朱綠黑緇爲帶  
不素帶者不敢全與經文簡省未詳言耳鄭於喪大記  
君大夫生時同也士帶二采既釋爲襲衣之帶而於此經乃不引以爲解

但云黑繪帶失之疎略賈疏因之而誤矣喪大記孔疏云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不知禮記一書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詳飯含考孔因鄭注見與士喪禮不合者輒以爲天子之士故爲此解然鄭未嘗注于此章不可因他章之謬說并誤此章也經又云設鞵帶鄭注云不言鞵緇者省文亦欲見鞵自有帶鞵帶用革賈疏云生時緇帶以束衣草帶以佩韍玉之等舛亦備此二帶案禮記云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素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有革帶以佩韍玉加大帶於上以束衣大帶以素爲之飾以

朱綠

見玉藻

及歾而襲則佩鞮之帶不用革而亦用素飾

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皆異於生時以此推之士之襲也佩鞮之帶亦以素帶代革帶明矣但士練帶緇辟而大帶則緇帶朱綠辟與人君異耳何以明之大帶貴于革帶君生時大帶二采革帶無采歾後大帶五采佩鞮之帶二采士生時大帶一采練帶緇辟是用緇一采也革帶無采歾後大帶二采佩鞮之帶一采君襲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士襲亦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兩兩比例其義明矣練帶緇辟是謂緇帶士冠禮緇帶是也然則士嚔禮前陳緇帶鞮鞬後設鞮帶帶字皆兼二帶言以不便分別故從

省文而但言緇帶也蓋二帶皆可名緇帶佩鞞之帶以  
其碎飾而言緇束衣之帶以本黑繪而言緇也鄭謂佩  
鞞用革帶與鞞大記不合且經文前言緇帶其非革帶  
甚明後但言設帶與鞞不言鞞文法正同明是省文安  
得謂此帶字獨兼有革帶乎人君束衣與佩鞞之帶皆  
異於生時而士之二帶皆與生時無異必不然矣內則  
云男鞮革女鞮絲鞮當是帶鄭注以爲小囊非也詳鞮考陽剛陰柔之義  
也生屬陽故用革帶之剛外屬陰故用絲帶之柔又革  
帶非徒佩鞞與玉更有左右事佩刀礪之類詳內所佩  
之物甚多常須行動故必用革帶外後不佩玉與刀礪

之類止以繫鞮且不行動故不必用革帶也又鄭注襍  
記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  
帶也革帶以佩鞮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  
二帶也孔疏云朱綠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  
小帶朱綠小帶散在衣非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  
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也案經言朱綠帶其非  
革帶甚明申加大帶於上明是大帶加於朱綠帶之上  
安得謂重於革帶乎若有革帶經何以不言乎士喪禮  
喪大記皆不言有革帶鄭說殊無據矣且如鄭說是有  
三帶夫革帶以佩鞮申加大帶以束衣止此二帶已足



朱綠帶又何用乎孔謂散在於衣非以束身其繆妄更不足辨矣總由不知以朱綠帶代革帶故多曲說而不可通耳又案襍記諸侯大夫帶皆五采此文疑有誤徧考禮經吉凶儀節大夫未有與諸侯同者此何獨不然大夫生時帶與諸侯異何歿後可與之同乎竊謂大夫大帶當三采朱白蒼據聘禮記知之佩韍之帶素帶而飾以玄

華也

華黃色見玉藻

又鄭注襍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

蓋

大夫禮然子羔士也何得襲五稱鄭氏曾辨之

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

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案喪大記云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據此五等諸侯竝無差別則

襲衣從可知矣士襲三稱故大斂三十稱大夫襲五稱  
故大斂五十稱天子襲十二稱故大斂百二十稱皆十  
倍諸侯襲九稱故大斂百稱亦約十倍抑或實爲九十  
稱記者舉大數而言百稱歟鄭謂襲衣公九稱諸侯七  
稱分爲二等何與大斂不一例乎且經典言禮制之等  
差諸侯非爲一等則爲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以公獨  
爲一等侯伯子男共爲一等者也公羊傳言諸公六伯  
諸侯四伯如此則大  
夫士無分別且諸經皆無此例當以左襲衣諸侯不分  
傳諸侯六伯大夫四士二之說爲是  
三等者蓋若公九稱侯伯七稱子男五稱則大夫當三  
稱士當一稱一稱太薄矣又大斂公九十稱侯伯七十

稱子男五十稱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十稱反少

於小斂矣

小斂衣十九稱上下同之

故諸侯合爲一等也然稱數雖

同而衣當有異公侯伯子男生時衣服各殊外後豈可

混同襍記公襲首云卷衣一

卷與袞同

末云襲衣一卷衣襲

衣五等諸侯皆殊此二服最貴而有等差故始終服之

也諸侯襲衣有異猶小斂之衣自天子以至于士皆十

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其言公者五等諸侯皆可通

稱爲公燕禮大射儀聘禮等篇稱公者非必上公之公

也此經上文云公七踊大夫五踊下文云小斂環經公

大夫士一也又云公視大斂公升而祝鋪席乃斂皆統

五等而稱爲公

春秋于諸侯之葬皆書公或謂此衰世之僭則聖人何不特筆正之如吳楚僭

王而書子乎考之禮經乃知何獨于襲之稱公而有異聖人所書無不依于禮法也

乎鄭乃以此公字爲上公之公別于諸侯其亦誤矣又

士喪禮言小斂陳衣云祭服次鄭注云爵弁服皮弁服

此弟據上襲衣而言

上文陳襲衣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下云襲祭服祿衣次是指爵弁

服皮弁服爲祭服也殊不知小斂與襲不同也襲衣止三稱故祭

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其衣最多則祭服空

無不備豈止爵弁皮弁乎考士之祭服有四爵弁皮弁

助君祭之服也朝服玄端自祭之服也

上祭宗廟朝服而齋戒筮日視

濯皆服玄端昏禮告廟亦服玄端又五祀輕于宗廟祭空以玄端詳玄端考

襲但服其重者

小斂大斂則備服之矣鄭專指爵弁皮弁非也賈疏解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祿衣重之使充十九稱夫謂十九稱必須重之固也而謂士服惟此三者則大謬矣士服朝服玄端明見于經何以斂衣十九稱而猶不及之乎公襲九稱有玄端朝服則士之小斂必有此二服明矣非惟祭服不止爵弁皮弁卽散衣亦不止祿衣祿衣特以表袍繭者耳

玉藻云纁爲繆纁爲袍對文袍與繆別散文繆亦稱袍也

又鄭注

小斂散衣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此說亦非蓋祿衣與袍繭爲一稱不得謂祿衣以下有袍繭也喪大記云袍必有表謂之一稱祿衣與袍繭豈得別爲稱乎經文但

言祿衣者舉祿衣則袍繭可知亦省文也鄭賈于祭服  
散衣皆泥看經文故失之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君陳衣  
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注云士喪  
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面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  
子之士也又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面上大夫士皆陳  
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注云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  
中南領面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案此  
二經不同當以士喪禮爲是蓋序東東向空面領而北  
上房中北向空南領而面上小斂君陳衣于序東面領  
北上大夫士皆當陳衣于房南領面上喪大記謂大夫

士陳衣于房亦西領北上非也大斂士亦陳衣于房中以衣三十稱房中尙可容也大夫衣五十稱房中不能容故陳于序東君衣百稱序東又不能容故陳于庭于庭南向空北領而而止于序東則空而領北上嚔大記西領南上與小斂而領北上不合疑是傳寫之譌而謂士亦陳衣序東恐不如士嚔禮之確也鄭注以爲嚔大記言天子之士殊爲曲說鶚于飯舍考辨之詳矣天子大小斂陳衣經記無文以理推之小斂亦當陳衣于序東西領北上大斂亦當陳衣于庭北領西上是則小斂陳衣士與大夫同諸侯與天子同大斂陳衣士與大夫

異大夫與諸侯異而天子與諸侯不異者以不可陳于

門外故亦于庭

小斂于戶內陳衣于序東序東與戶相近也大斂于阼陳衣于庭當即在階前

亦與阼相近也衣爲斂尸之用故空相近必不可陳于門外也所謂禮窮則同也衣之

稱數既異則陳衣之地不妨同矣又按士之房狹隘而

陳衣三十稱當必有重行之法然則陳于序東與庭亦

當重行此以理推之而可知者也

汪瑟菴師曰析義精當辨難實天子之士

說尤確

### 玄端服考

玄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

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冠服爲下玄端服

玄冠故爲禮服之下者也

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



三禮注釋玄端服其誤有九後儒從而衍之其謬更甚

一曰玄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士冠禮玄端注云玄端

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按玄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玄

者黑青色也朝服緇衣玄端玄衣是其色不同也鄭謂

爲玄七入爲緇其色相近故謂玄衣卽緇衣然六入爲

玄於經無據毛公詩傳許氏說文皆謂黑中有赤色爲

玄其說固非然亦可見玄非正黑色也散文玄與黑通

如月令冬月器服玄色卽黑色然考訂典禮必須辨別

不可混也玄爲黑青詳開色說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

委貌委貌爲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笄國語所謂委笄也惟士玄冠

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鄭以委

貌爲玄冠非也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玄冠是朝服玄

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鞞玄端則爵鞞朝服白履

朝服履無明文

古人履色象裳土冠禮皮弁素積白履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履也

玄端則黑履是鞞履

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日玄端天子諸侯朱

裳大夫素裳與士異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

注云此玄端服之鞞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

惟士玄裳黃裳襍裳也按此經但言鞞下文又云鞞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襍記亦有此文是泛言鞞之

制也安見必爲玄端服之鞞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

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

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玄端

詳後文

服宜純玄若朱裳則

陽色甚著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義不合朝服緇衣素裳玄端玄衣素裳亦近于混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玄端上下同玄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屨人掌王之服屨有黑舄是玄端服之舄

本鄭注

若裳朱而舄黑則不稱

矣大夫與士同黑屨

履下爲舄釋下爲屨舄貴屨賤大夫當用屨也

若服素裳

亦不合矣况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爲三乎然則自天子至于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竝列玄裳黃裳襍

裝而以玄裳爲首舉是玄端以玄裳爲正故有衿玄之

稱淮南子尸衾衾大夫以上不服士雖蓋玄端爲上下通用齊服宜于幽玄也黃裳

襪裳大夫以上不服士雖玉藻所謂鞞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冠尊卑之

差等也冕服爲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爲大夫之正

玄端服爲士之正鄭注內則云玄端士服也故以朱鞞屬之君素鞞

屬之大夫爵鞞屬之士也鄭以爲祭服稱鞞他服稱鞞故朱鞞不指爲冕服按鞞卽

鞞二字義同詩言赤帶金易赤帶在股此朝會之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鞞祭服豈不可稱鞞乎陳祥

道以此鞞指祭服然士祭與大夫同朝服詳後亦未爲合

也一日玄裳黃裳襪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玄端

玄裳黃裳襍裳可也鄭注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按玄端主于玄裳中下士亦有服玄裳時士冠禮

云主人玄端兄弟畢袷玄注古文袷爲均

袷當爲衿字之譌篆文袷

與衿相似均與衿聲近義通

均之爲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玄左

傳均服振振亦以韋弁服衣裳皆靺色也

服虔注以均服爲黑服此

可以解士冠禮之均玄不可以解軍事之均服也杜注云軍事上下同服上下當指衣裳孔疏以爲貴賤同服此非同義然軍服貴賤亦不殊義得兩通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卽仕亦

不必爲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玄裳也蓋玄端爲士

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玄端見于君

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玄裳以從其正豈必

中士黃裳下士襍裳平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

上士雖以玄裳爲主而事輕者亦可服黃裳

古者士燕居淡衣賓

主相見則服玄端服若是尋常賓主之禮上士黃裳可也

中下上雖以黃裳襍裳爲

主而事重者亦可服玄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

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曰襍裳前後異色鄭注士冠禮

云襍裳者前玄後黃判然兩色不可言襍且冠禮云前

後與左右同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

知其有殺之之心蓋自古所未有也曾謂先王之法服

而有前後異色者乎竊疑襍裳當是玄黃合色易文言

傳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是謂玄與黃襍玄黃襍色與

雀色相似故用爵韞也

詳爵弁考

玉藻言裳閒色謂纁裳爲

赤黃之閒也赤黃閒色旣可用則玄黃閒色亦可用矣  
蓋玄黃相閒襍爲天地之合與駟色之水土相克者異  
也一曰士不侈袂廣裘等故名爲端司服玄端注云端  
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裘等也大夫  
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按朝祭之服衣  
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玄端服也樂記言端  
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餘可類推禮惟言弁絰服其  
袂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

大夫以上皆修祕何以言端冕端委乎

陳祥道嘗辨之

一曰齊

服玄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是鄭以齊服玄端專屬之士也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眡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上文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亦當是齊冠傳寫誤脫齊字耳此文兩言齊一言旣祥一言子姓一言



不齒皆詳其所用何獨天子之冠不言所用乎天子冠  
與諸侯冠連舉其亦爲齊冠明矣注疏以爲始冠之冠  
果爾經何不言乎

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

玄端無貴賤之異又鬼神屬天國語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可證玄色黑

青象天故齊服不用緇而用玄也玄端本次于朝服而  
朝服緇衣玄端乃玄

衣者以其爲上  
下通用齊服也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

卽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袞冕不知齊

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

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

美也袞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乎玉藻孔疏又謂天子之

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此差之可知  
此說齊祭雖有別然總不知齊不可服冕之義其失均  
矣一曰士祭服玄端與大夫異鄭注特牲饋食禮云主  
人服玄端按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素  
鞞唯尸祝佐食玄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  
皆朝服也祭莫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  
反服玄端乎鄭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  
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惟主人尸祝佐食玄端也經云  
筮日主人冠端玄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  
側殺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玄端以非正祭也至

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言主人服記故箸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主人服士冠禮主人玄端兄弟畢袵玄賓如主人服昏禮鄉飲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也天子諸侯之祭冕服賓助祭者皆冕亦此義也雖章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服者也是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玄端矣且祭與朝並重君親並尊故朝祭並重其服宐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宐以朝服祭矣或據禘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

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  
士冠而祭則玄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  
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

鄭注以弁爲  
爵弁非也

士

朝服玄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爲玄端乎一  
曰士莫夕于君服玄端鄭注士冠禮玄端服云此莫夕  
于君之服案夕君服玄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  
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玄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  
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  
每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  
進見豈可輕其服乎賈疏謂卿大夫夕于君當朝服夫

朝則士與大夫同朝服莫乃不與大夫同此何義乎然則夕君服玄端必無此禮明矣一曰大夫士私朝服玄端玉藻云朝玄端夕澁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未言所用孔疏推明之以爲大夫士在私朝之服案私朝亦以朝名君臣之分無異公朝禮宜朝服在朝而服澁衣尤爲不敬私居之服豈可服於朝乎澁衣非私朝所宜服則玄端亦非在私朝明矣或謂鄭指大夫士燕居之服然天子諸侯燕居玄端大夫士燕居宜服澁衣若亦服玄端是上下無別矣鄭於澁衣目錄以爲大夫士燕居之服可知此朝玄端鄭不指爲私居之服或當如孔疏所

說也按上文云諸侯夕澣衣祭牢肉則會後服澣衣可知天子皮弁以會卒會玄端而居諸侯朝服以會會後亦玄端而居可知是諸侯燕居朝玄端夕澣衣也天子燕居朝夕皆玄端大夫士朝夕皆澣衣諸侯朝玄端而夕澣衣此上下之等差也朝夕不言所事其爲燕居明甚非諸侯不得有朝玄端夕澣衣其爲諸侯燕居之服亦明甚不言諸侯者承上諸侯夕澣衣而省其文也

上文

但言澣衣以祭會又未言朝玄端以居故申明之

若此別爲大夫士禮當特著

大夫士之文矣鄭卽不指爲私朝而屬之大夫士亦非也此九條者皆有經文可考亦有義理可推讀者省之

笙詩有聲無辭解

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其義而亾其辭亾古通無

或以亾爲

亾逸之亾非也

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爲南陔六詩曰笙曰

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安得爲詩鄉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篇章逆寒暑吹函詩鄭注函詩七月也夫騶虞貍首九夏函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爲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

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  
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  
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  
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  
大者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賈疏頌之族類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亾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  
故存者併存亾者併亾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  
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亾  
逸非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新宮是堂下之詩鄭謂小雅逸  
篇非也堂下詩未必有風雅頌惟本有辭故有其義而  
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恐亦未然



猶傳于世作序者偶得其義因連而及之然此六詩原不在三百篇之數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毛公雖以六詩之序襍廁于眾篇之間而其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猶未爲大失朱子升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而古經亂矣汪瑟菴師曰無辭不害爲有甚多未嘗無義也蓋笙管金奏雖無詩而未嘗無節奏其高下抑揚具有條理義卽存乎其中如後人鼓琴而聽者卽知其志豈必詩乎物賦好幽婉狂驟也詩序六篇其義甚古必有傳受但樂節已亡無從考定耳殊駭騷躑躅棘嶺郝敬謂腔調之聲卽爲辭不害朱子明以爲如魯鼓薛鼓而亡之是未嘗無腔調也卽如今琴內

之平沙落雁竝無詩解只有琴譜耳亦不害其有義也  
師涓以琴寫濮上之音而師曠知之何必其有解乎今  
中和韶樂有辭丹陛大樂卽無辭豈非堂上堂下之別  
乎總之南陔六篇古人本不謂之詩至毛公作序未經  
分晰於是後之說者遂以象爲維清新宮爲  
斯干時邁等爲肆夏樊遏渠而古義失矣

### 特磬考

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

五禮通考分玉磬特磬爲二非

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爲之

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可

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

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得用之蓋魯君僭舞八佾則亦

僭用玉磬也

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此僭有玉磬之證

左氏成二年傳

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是齊亦有玉磬要皆諸侯之僭禮也諸侯有特鐘無特磬大射儀云阼階東笙磬而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西階面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罇皆南陳鄭注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皆編而縣之罇如鐘而大又注周官罇師云罇如鐘而大罇與獨在一虞是罇爲特鐘諸侯所得有矣諸侯特罇同無罇詳特鐘考磬惟言笙磬頌磬是諸侯無特磬矣蓋鐘雖特縣不止于一諸侯軒縣三而則有三罇天子宮縣四面則有四罇天子又有十二辰零鐘皆爲特鐘非止一鐘也而特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尙拊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

得用也陸農師以明堂位離磬爲特磬五禮通考從之  
案經典未有以離爲特者鄭注云離謂次序其縣孔疏  
謂叔所作編離之磬是離磬爲編磬也離之爲言麗編  
之於虞兩兩相麗故曰離磬何謂特磬乎陳暘樂書以  
大射笙磬爲特磬不知笙磬與頌磬相對頌磬旣爲編  
磬則笙磬安得爲特磬乎其誤甚矣特磬亦在堂下經  
典及漢儒傳注竝無堂上有特磬之說書益稷云夏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下擊玉磬合于堂上琴瑟  
之聲也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  
也是鄭謂鳴球在堂下矣周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此天子之樂當兼有特磬而與鼓鞀祝圉等並列于庭則特磬不在堂上可知其證一也商頌云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依倚也鄭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夫依者最相近之謂鞀鼓管等與玉磬相依可知特磬在堂下矣其證二也特磬與特鐘一類大射儀樂縣之位罇縣在庭夫特鐘既在堂下特磬何得在堂上乎其證三也郊特牲云歌者在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諸樂器多在

下獨言匏竹者以匏竹之音輕清悠揚似空在上故特言之夫匏竹與人聲相近而猶在堂下則玉磬更可知矣其證四也且以本經觀之下文后夔言予擊石拊石

球字从玉明是玉磬此云擊石者从拊石而類言之又玉與石古亦通稱也鄭注云磬有大

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

見周禮疏

大石磬卽玉磬也爾雅釋

樂大磬謂之馨郭注馨形似犁鎬

此說恐非

以玉石爲之玉

石猶言玉也特鐘大於編鐘特磬亦必大於編磬小石

磬卽編磬也編磬小故拊之特磬大故擊之擊重而拊

輕也上文鳴球言夏擊不言拊

夏擊義同俗解輕夏重擊失之

知此擊

石卽鳴球矣樂器以磬爲尊

磬爲乾音乾八卦之首也

又其音難和

故后夔親擊之擊特磬而兼拊編磬則特磬亦必在堂下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特磬不在堂上甚明乃僞孔傳云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并以夏擊爲祝敵與搏拊皆在堂上孔疏又引歌鐘二肆以爲堂上有鐘後儒悉從其說而樂縣大壞矣夫堂上行禮周旋之地几筵尊俎所敷陳安得有寬閒之處以設樂縣卽祝敵不用簠虞亦無地可容況下文合止祝敵次於下管鞀鼓之下其在堂下自明堂上豈又有祝敵乎僞孔傳謂上下諸經各有祝敵謬甚竝無以夏擊爲樂器者惟明堂位有此說此書是漢儒附會語多荒謬不足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指夏連文皆以爲樂器明是引用虞書

而誤解者僞孔傳承其誤也拊是樂器搏猶擊也周官樂記皆專言拊未有以搏拊爲器名者明堂位誤以書搏拊二字爲器名又故倒其文僞孔傳及鄭注因皆以搏拊連稱失之矣周官太師云登歌

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爲小鼓拊亦鼓屬

鄭注拊形如鼓擊拊與鼓鞀相類則拊亦在堂下矣左傳所言

歌鐘謂與歌相應之鐘卽編鐘也豈有設于堂上者乎

陳氏樂書少變其說以爲特鐘在堂上不知特鐘卽鑄

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者也惟琴瑟隨歌工而升見

飲禮以歌必與弦相比故琴瑟不得在堂下且非在虞之

物亦不礙於行禮也書以球拊與琴瑟並言者蓋樂始

作之時必先擊球搏拊乃鼓琴瑟以詠其事皆在下管



閒歌之先而球拊又與琴瑟相應故連言而以次序之  
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

特鐘亦先擊而玉磬爲獨尊故言特磬而略特鐘

周語

云金石以動之是磬與鐘皆先奏益稷首言夏擊鳴球  
此先奏特磬之明證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說當  
從趙注以爲振揚玉音終始如一喻孔子合三德而不  
撓

金音始洪而終敝玉音終其聲不細

朱注以爲樂之終擊特磬以收其  
韻失其義矣

### 筴瑱考

古者冕弁之制上有筴下有瑱筴所以固冕弁亦以縣  
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筴

士冠禮云皮弁筴爵弁弁弁師言五冕皮弁有筴而

韋弁在皮弁上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晉語

其亦有笄可知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范文

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委謂委貌即冠弁此冠弁有笄之證以固弁也婦人不冠而

亦有笄者所以縣瑱亦以固副編次也婦人有瑱者亦有二笄安髮之

笄非所以縣瑱也賈公彥謂婦人止有安髮之笄非也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緇

布冠者皆有之士冠禮坐櫛設笄疏云笄有二種一是

固冠之笄今此櫛說未加冠即言設笄者空是髻內安

髮之笄也安髮之笄緇布冠亦宜有之經不言者互見

也為義婦人不盛飾亦有之也婦人有副編次縣瑱為盛

饋會禮主婦纓笄疏云笄安髮之笄婦人笄安髮之笄

謂之髻笄見士髻之為言會也髮所聚會之也固冠之

笄此冠指冕弁言

謂之衡笄衡之為言橫也橫之於首

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後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祀有衡坐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有統以懸瑱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也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統紘緹杜注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男子亦有之追師專指王后言先鄭兼言男子非也卽固冠之笄也詩衛風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也衡笄爲一物明矣連言曰衡笄單言曰衡一也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統衡之卽笄亦甚明蓋旣有笄不宐又有衡苟衡與笄並設不亦過于繁複乎後鄭說非也何氏楷曾辨之士嚙禮云

鬻筭用桑長四寸此舛者之筭也生時不用桑疑當以

竹爲之

筭字从竹古本皆以竹爲之後王彌文乃其長用玉與象而安髮之筭仍當用竹爲之與

不止四寸

本質

固冠之筭長一尺二寸

卷服云吉筭尺二寸

天子

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瑱用美石

詳後則

筭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緹旂九就璿玉三采

說文云璿石之美者冕旒用璿玉則筭瑱亦宜用璿玉

璿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瑱玉筭卽承璿玉而

言不云璿者省文又散文通也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

通稱玉非必眞玉也

弁師璿玉故書作璿注云璿惡玉名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

也玉之爲物最貴故非天子不得用純玉天子玉笏諸

侯象笏天子玉爵諸侯象觚天子玉几諸侯雕几天子玉路諸侯金路象路是諸侯不得用玉也惟襍佩諸侯

有玉然亦玉石相襍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當讀爲駢

侯用瓚伯用將

將當爲將字之譌

說文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

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埶玉

石半相埶也佩非止一物自可玉石襍用笏與瑱各止

一物故用石也美石似玉爲玉之次象又次于美石大

夫士之笏當以象爲之賈公彥士冠禮疏說是也婦人

從夫之爵則王后玉笏諸侯夫人以美石大夫士妻以

象皆可推而知矣詩君子偕老篇云副笄六珈毛傳云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統  
笄而加飾按傳以珈爲笄飾當是加于笄者珈字从玉  
當亦石之似玉者也珈而曰六必有六數衛侯爵七命  
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  
人當有八王后亦有珈玉數當有十上下等差分明毛

公所謂別尊卑也諸侯弁飾皆奇數

鄭注弁師云上公皮弁

璫飾七子男璫飾五

夫人笄飾皆偶數所以別陰陽也璫之制縣

之以統上係于笄統與璫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  
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璫而言也著篇  
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旄邱篇言褻如充耳

毛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冕弁服有充耳冠服無之故充耳爲盛飾鄭箋以充耳爲耳聾則與衰如二字不實且詩四言充耳皆指統

瑱言此句不應獨異也

此兼統與瑱而言也毛公以

洪奧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也尙之以瑱華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瑱華當爲瑱尙者加也謂瑱加于統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統之色若以此爲瑱則瑱華等爲何物邪鄭箋以素青黃爲統以瑱華瑱瑩瑱英爲瑱是也洪奧傳云琇瑩美石說文琇字瑩字解皆云石之似玉者與毛說合有女同車篇言佩玉瓊琚涓陽篇言瓊瑰玉佩別瓊於玉瓊之非玉可知又木瓜篇報之以瓊瑤公劉篇維玉及瑤瑤非玉甚明瓊瑤連

稱亦可知瓊之非玉矣說文訓瓊爲赤玉

瓊非玉亦非必赤色玉某

言佩玉有白與山玄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爲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

赤色也

鄭箋亦以瓊爲玉非也瓊亦石之似玉者與

瑩相類故著篇言瓊瑩謂以美石爲瑩也瓊英瓊華言

石之有英華者所謂美石似玉也

本毛傳

毛傳言首章士

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時不親

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俟于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

君更尊故俟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爲三章皆指人臣

言則旣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旣充耳以素何又以青

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



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  
亦有用象瑱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又以規爲  
瑱是謂象瑱角瑱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服  
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爲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侯

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爲大夫士所用

楚語指人君言此蓋楚之

俗非禮制也

大夫親迎服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

禮而云充耳以瓊瑳瓊瑳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

以象爲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

毛傳言士親迎

用象瑱然素實非瑱不足據也

著詩言諸侯大夫士之禮是諸侯黃紱

大夫青紱士素紱魯語云王后織玄紱言爲天子織是

天子玄統大戴禮言黻纁塞耳黻爲黃色亦人君黃統

之證也士禮瑱用白纁又士白統之證也

晉語統言纁則統非

纁可知詩孔疏云統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是也大戴禮黻纁之說蓋絲或通稱爲纁非實纁也外者用纁則生時不用纁可知賈疏云古者瑱不用纁士外則用白纁此說得之陳氏禮書謂縣瑱皆以纁不特外者爲然非也纁之爲物柔脆豈可以縣瑱乎玄色象天黃色象地故天子玄統諸

侯黃統君臣之分也然黃爲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

國爲君則黃色亦宜大夫青士白皆臣象矣冕弁皆有

紘紘與統相似天子朱紘諸侯青紘

見祭義

大夫士緇紘

士緇組紘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紘爲僭鄭注謂大夫當緇紘此說是也

朱者太陽之色

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之象也黑者北方陰色大夫

士之象也二者皆別君臣之象通相類也天子玄統朱  
紘諸侯黃統青紘大夫青統緇紘士素統緇紘皆不同  
色昭其文也紘統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紘止一采則統  
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玄統其非五采明矣鄭氏  
著詩箋謂統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  
臣之禮統具素青黃三色也考聘禮纁藉三采爲朱白  
蒼鄭注弁師璫玉三采亦以爲朱白蒼統若有三色當  
爲朱白蒼何以素青黃邪且旣合三色爲一條何以先  
見素次見青次見黃邪玄統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  
五色邪冕纁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統何以天子與諸侯

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爲玉耳非眞玉也追師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王后同誤矣此皆當辨正者也

汪瑟菴師曰按玉出昆侖昆侖在漢于闐境今爲和闐大荒之地中國不可常得古所謂玉大抵皆石聘禮貴玉賤珉其實玉瑳對文異轍則通也瓊爲赤石碧爲淡綠之石精舶縹蔥珩其色更淡鄭注益齊謂翁翁然蔥白色今之翡翠玉也美如其與美如玉並言英璞通亦石名也稱琢故古稱藍田產玉今藍田無玉蓋卽藍田石耳雍州球琳瑯玕球琳爲玉瑯玕卽石之次玉者其說甚長姑略舉之

### 大射說

射以大言何其事之所該甚廣與射之人甚眾而天子亦必親爲之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所以名大也先儒各

言其一端不免疎漏而將祭擇士之說尤謬鶚謂大射之事有四一日試諸侯羣臣之功書益稷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是射所以試羣臣之善惡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注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案鄭注沿將祭擇士之誤而讀春爲蠢蠢以功殊爲不詞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疏云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

下非謂直以射選之也

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決之于射專指士言與經不合

然則選之云者蓋既知諸侯功過而又以射擇其有功者進爵益地或褒賜車服卿大夫士之有功者亦然射本以觀德而功乃德之所著考其德則知其功必不虛乃行慶賞也射義又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鄭注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此雖專言諸侯而卿大夫士亦可知矣弟諸侯尤重于卿大夫士大司馬云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以六耦爲正其重試諸侯明矣此試功之事大射所最重者也一日

君臣相與習禮樂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射必容體比於禮音節比於樂

見射義

故習禮樂莫若射

也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于秋故大射必于春也四射皆以習禮樂然賓射燕射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於序歡情非專以習禮樂大射則專習禮樂也且賓射天子與諸侯射而羣臣不必皆射燕射射者惟羣臣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不與射也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注云舞謂執弓挾

矢揖讓進退之儀是大射諸侯皆射也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太僕云王射則贊弓矢賈疏云此謂大射也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是大射天子必射也司裘云大射其虎侯熊侯豹侯鄭注云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士射豹侯是大射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也賓射燕射則不若是鄉射非天子諸侯之事更無論矣故曰君臣相與習禮樂惟大射也

盛氏世佐主此說

蓋古者天子不若後世人主之自尊故亦與

羣臣習射揖讓升降以習禮樂而盛世交泰之風于此



見勇夫惟大射以習禮樂故必在大學之中大學者教習禮樂之地也賓射燕射非專習禮樂故在宮寢之中而不在大學也鄉射亦以習禮樂故于庠序之中然鄉學之小不如國學之大矣大學在南郊凡有五學

詳學制考

大射當在東膠東膠亦曰東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則東序于習射空文王世子言學干戈于東序射以弓矢亦干戈類也養三老五更亦于東序周官每以大饗射連言則大射在東序甚明孔冲遠謂大射在西郊虞庠非也

見司服疏

白虎通云東方者春也大射在春故于東學此

又理之必然者矣司服云王饗射則鷩冕賈疏以爲此

大射

注云饗會賓客與諸侯射似以爲賓射失之

蓋大射專習禮樂又羣后

咸在故冕服以隆其事不若賓射燕射之弁服也

賈疏謂燕

射朝服賓射皮弁服案諸侯朝服以燕則天子宜皮弁服以燕也

一曰試諸侯之貢士

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大學東序也

注云三歲而貢士疏云此據尙書大傳也

周

官言三歲賓興賢能則諸侯貢士必以三年伏生書傳

所言自確而射義言歲貢者蓋就一國而言則三年貢

士統諸國而言則每歲皆有所貢之士故曰歲貢也小

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貢物以春則貢士亦以春可知諸

侯貢士在春故天子以大射試士亦在春貢士每歲行

故大射亦每歲行與考工記春以功之說正合也

孔攬引

主此

三朝記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

說 教士射此亦一證諸侯國有遠近二月可以畢集且入

學習舞在仲春大射以習禮樂亦宜在仲春矣但射宮

當在南郊大學而謂爲壇於東郊則不可信也

孔攬引此不

加駁正

失之 射義又云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然後射

於射宮鄭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孔疏云

澤所在無聞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案射宮

在明堂之左澤宮疑亦在明堂圖水之內故得澤名

詳明

考射于澤宮亦是大射當使大臣臨之天子不親往也

至射于射宮天子乃親視之貴德尊士之義也夫諸侯

之將貢士必以大射選之

先是鄉大夫以鄉射禮選士進于諸侯諸侯又以大射試

之而天子于諸侯所貢士亦必以大射試之信乎觀德

行者莫如射矣一日順達陽氣白虎通云天子所以親

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

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

漢書五行志云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云春日載

陽合射辟雍皆與白虎通合仲春之時陽氣尙未盡達

故以大射達之大射于南郊之東序東南皆陽方此亦

順達陽氣之意也大學敦舞干戈亦以仲春于東序干

戈武舞主于發揚武車舒旌亦此義猶射之順達陽氣也然順

達陽氣此義非王者所重班氏專以此釋大射失之隘

矣凡此四事皆大射之義然非一事為一射也賓射燕

射射之小者無定時亦無定數大射為重禮當不數行

惟于春一舉之耳澤宮大射天子不親非正大射也此猶公卿之大射不在天子大射之數

蓋以試諸侯卿大夫士之功為主列國貢士亦併試之

天子乃亦親射以習禮樂而諸侯羣臣諸貢士之射莫

非所以習禮樂也至順達陽氣之意又何嘗不寓於其

中乎諸侯大射亦有四事略與天子同大射儀云射人

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是射夫亦甚眾矣諸公

鄭氏以爲大國之孤然孤一人何以曰諸孔塙約以爲  
附庸之君竊謂當兼言之附庸爲大國之屬諸侯亦得  
以射試之也侯國有鄉學賓興之士亦宜以射試之大  
射儀三耦之後有眾耦鄭注云眾耦士也鄉學所升之  
士蓋在其中矣三耦卒射後君亦親射與賓爲耦所以  
習禮樂也公入奏驚是射宮亦在郊諸侯有三學詳學制考  
大射亦當在東學也大夫大射祇無試貢士之事餘亦  
與諸侯略同蓋大夫亦有臣也弟其臣甚少故射人云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廩侯也見司裘降于諸侯之四耦三  
侯也大射儀是諸侯之禮有三侯而射人言諸侯二侯疑傳寫之謬蓋天子諸侯各三侯大夫士各一侯

也士亦有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豨侯大射儀言士

射于其明證也

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

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

射然考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

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

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

旣爲士治事卽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

儒大射于孔子家顧亭林謂豕在講堂之後弟子于堂

行大射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

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是

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

相地名此當爲大射

孔疏以爲賓射非也

蓋大夫士大射皆于國

外射圃也圃之中亦當有堂可先于此燕飲故射義有揚解之文也若夫將祭擇士之說于事理不合大射儀周官竝不言將祭擇士考工記言春以功祭豈必在春乎周官言祭祀之事各有定職豈待以射擇之若諸侯貢士大約至仲春方集京師而祭以首時必不及助祭矣且天子羣臣甚多又有諸侯來朝者助祭之人已有餘何必取侯國新進之士乎射義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



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先儒之說多本此夫天子慶讓諸侯益地削地必視諸侯一身之功罪功罪既聞而更以射明之如篇中所云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乃可通也豈有以貢士射之中不中行慶讓于其君且益地削地乎此言殊謬而擇士以助祭之非猶可勿論也學者以爲經文必當尊信不知射義昏義等篇非經也乃禮經之傳也傳者解經豈必盡當擇善而從勿爲所惑可耳敖繼公謂飲酒而射則大射與燕射何異此不待辨而明者也